



“钢琴之岛”鼓浪屿

桂维诚

春节到厦门旅游，我们在码头乘上渡轮，伴着汽笛一声长鸣，不一会儿就登上了鼓浪屿。

鼓浪屿与厦门岛隔海相望，像一颗晶莹的明珠，镶嵌在祖国南大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海上花园的秀丽风光，伫立在海边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巨型石雕像引人注目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厦门和广州、福州、上海、宁波一起被辟为“五口通商”口岸。西方人特别看重鼓浪屿这个小岛，先后有英、美、德、日、西班牙、荷兰、奥地利、挪威、瑞典等国家在岛上设立过领事馆。弹丸小岛上留下了众多的别墅，一路走来，犹如置身“万国建筑博览园”。最具特色的，是在菽庄花园的听涛轩里，坐落着中国唯一、世界一流的鼓浪屿钢琴博物馆。

鼓浪屿还是全国闻名的“钢琴之岛”。20世纪初，外国传教士把钢琴带进了鼓浪屿，先是在教会学校、医院演奏，后来习琴者越来越多。到20世纪中叶，全岛的钢琴拥有量达500多架，居全国之首。这里培养了许多走向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钢琴家、音乐家，比如最年轻的许兴艾、被称为“中国的小泽征尔”的陈佐煌、上世纪60年代名噪一时的演奏钢琴协奏曲《黄河颂》、《红灯记》的殷承宗，以及周淑安、林俊卿、许斐平、许斐星、李嘉璐等钢琴家。现在，岛上还有一所厦门大学创办的音乐学校，从教学楼里不时传出琴童们弹奏的悠扬钢琴声。

走进钢琴博物馆，就像进入一个钢琴世界。这里展示着110架产自世界各地的钢琴珍品，这些都是由澳大利亚籍华人胡友义先生捐赠的毕生收藏。去年他刚刚去世，根据他的遗愿，骨灰撒进了鼓浪屿菽庄花园附近的海域。实现了落叶归根、魂归琴岛的夙愿。

胡友义1936年诞生在鼓浪屿。他的父亲胡德开爱好音乐，母亲林碧玉是台北茶叶巨商的爱女，从小饱读诗书又信奉基督教，喜欢唱歌、弹琴，出嫁时娘家就陪送了风

琴。胡友义就是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长大的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当时上一节钢琴课学费昂贵，但父亲为他买来一架钢琴，请名师教他弹奏，还经常带他到“三一堂”听钢琴演奏。他10多岁时，又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就读，师从钢琴教育家李嘉禄、大提琴家陈鼎新教授等名师。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胡友义到香港教授钢琴和演出。1965年他获得比利时政府提供的全额奖学金，赴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，主修管风琴和钢琴演奏艺术。他在欧洲各国游学、执教多年，对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特别对钢琴、风琴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胡友义先生一生酷爱艺术，并继承了笃诚热心、乐善好施的家风和热爱收藏的家传。2000年后，他创建了世界知名、亚洲最大、国内唯一的一家钢琴博物馆——鼓浪屿钢琴博物馆，分别建成了钢琴一馆、钢琴二馆及琴廊。1999年12月，第一批30架古董钢琴运抵厦门。其后的10余年，胡先生又陆续将收藏的古钢琴送到鼓浪屿，几乎每次钢琴上岛，胡先生都会与工人们一起用人力板车搬运。2003年他在鼓浪屿八卦楼又筹建了鼓浪屿风琴博物馆。

他生前曾这样说：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，鼓浪屿都是我永远的故乡。把我毕生收藏的钢琴放在这里展览，是我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搬回家。这些琴好像人一样，历经一生兴衰荣辱到了暮年。这些钢琴曾经是我的最爱，鼓浪屿钢琴博物馆是它们最好的归宿，让它们在安享晚年时，还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。我们的钢琴博物馆不但要介绍钢琴是一个家具、一个乐器、是家中最复杂的机械设备，而且最应该介绍的是钢琴的精神世界。

胡先生多年来倾尽心力和财力从世界各地收藏各种名古钢琴，其中有19世纪上半叶产自美国的“士坦威”牌钢琴和奥地利“博森多福”牌钢琴，有专供皇室用的德国产

皇家钢琴、稀世名贵的镏金钢琴，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、最大的立式钢琴以及产自100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8个踏脚的古钢琴……这些造型各异、精美典雅的古钢琴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展品中有一架是胡先生在鼓浪屿收集到的，这是已故著名钢琴家许斐平从小弹到大、留在鼓浪屿家中的钢琴。其余的钢琴分别产自不同时代的意大利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美国、奥地利、澳大利亚等国，由于这些国家都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，因此胡先生的展品有不少已属稀世珍品，价值难以估量。

在展馆中，一架古老的巴斯特手摇式街头钢琴，特别引人注目。巴斯特钢琴放在小推车上，却看不见它的键盘。琴声是从边上那个圆桶发出的，上面有很多钉子，钉子是根据五线谱音符排列的，摇动时钉子会去撞击它相对应的琴锤，琴锤就击弦发音。里面的音乐是固定好的，一般是10首，每首45秒。当年小贩在做买卖时把它推到闹市上，只要一摇动，音乐声就会把顾客吸引过来。

那架100年前美国生产的马赛尔脚踏自动钢琴，也很罕见。它可以用一卷卷打孔的古琴谱，逼真地弹奏出贝多芬、肖邦、勃拉姆斯的作品。这种自动钢琴出现在现代留声机还没发明之前，当时是提供给一些不会弹琴的贵族小姐自娱自乐的，只需要双脚去踩两个踏板，就会产生空气的压力，气流透过乐谱上事先凿好的孔，分流到各个气流管道去推动琴锤击弦发音。自从有了留声机，市面上就再也见不到这种机械化的自动钢琴了。

走进鼓浪屿钢琴博物馆，无论是普通的游客还是音乐家、艺术家，看到这些历尽沧桑的钢琴，都能从中得到艺术的熏陶和音乐的启迪，更能感受到毕生爱琴的胡友义先生浓浓的爱乡情怀。

摄影 安澈

总第 5579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rb.com.cn

三江月

寻味广州

盛凌波

提到广州，有一句形容广州山水之态的诗堪称经典：“六脉皆通海，青山半入城。”可见南越广州自古就是一个山清水秀之地。和北京的大气，上海的时尚相比，广州更加看重一个“秀”，这个“秀”字便介乎于大气和时尚之间了。在我的眼里广州这个城市新旧参差，它既拥有像陈家祠和镇海楼这样工艺高超的中国传统建筑典范，又夹杂着像石室圣心大教堂这般精致的西方哥特式建筑。这座城市处处透露着自古传承的老广州文化，又于这厚重中充斥着创新和开放的新潮流，这一旧一新，让这个城市稳重而不死板，华丽而不浮躁，精致而不造作。于是乎，当你真正走进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就会体会到四个字：刚柔并济。

明朝时期，中国经济重心从江南继续南移，当时就有一句俗语，叫做：“湖广熟，天下足。”而这个“广”就是指两广地区。广州被人称作“羊城”，也可称为“穗城”，其源头都是来源于仙羊口中衔穗为广州降福的神话传说，所以五羊铜像也便是广州的标志之一了。正是因为这个城市自古到今的经济富足和文化积淀，使得广州带上了一种需要慢慢品尝的气质。而这种气质深深地融入到了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中。在大多数地方，人们见面打招呼都会问对方：“吃了吗？”而广州人见面问好开口却是：“喝了没？”茶文化在南方最为兴盛，江南人喜欢喝龙井碧螺春，四川人喜欢喝银针毛峰，云南人喜欢喝普洱，而广东人喜欢喝铁观音。茶文化

到了广东，已经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审美标志，而已成为了大众百姓的一种日常习惯，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。在广州，无论富贵贫穷，每家每户的茶几上都会有一套完整的功夫茶道具，几乎每一个广东人都练就了冲泡功夫茶的手法，他们极热情，就像铁观音肆意的芬芳。主人一边爽朗地聊天一边熟练地洗茶冲泡，谈话间充满了茶香，更充满了生活的意趣。在广州，早茶是一种十分有特色的文化。早茶的意义相当于我们这边说的早点或是早餐，但内容却是大相径庭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早点精致也不过是杭州灌汤生煎或上海蟹粉小笼配豆浆。可是这次到了广州，才让我真正地体会了一把什么叫做真正的精致。广州人喝早茶，以茶为主，配以精致出奇的点心。一壶铁观音，一碗艇仔粥，一份广州日报。坐下来，不慌不忙，不浮不躁，好好喝茶，好好吃粥，好好看报，茶必过四五道而后离去。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把早晨定义为匆忙的年代，老广州会教给你一种对于人生的态度，一种脱去浮躁的淡定。而所谓“食在广州”，绝不仅仅是因为广州早茶点心花样的繁杂精致，也不单单在于茶叶有多么的娇贵稀有，而是恰恰能够从中透露出一种从古到今积淀下来的对于人生的领悟，就像功夫茶的精髓在于“功夫”一样，这种慢节奏，就像在打太极，让广州在快速发展中带有一种从容不迫和理性稳重。

“世界潮流浩浩汤汤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。”这是孙中山

先生说的一句话，被展出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内。中山纪念堂是一座中国传统特色和西方特色相结合的建筑，它采用中国古代建筑的抱厦歇山和石基木质结构为外观主体，内部又借鉴了西方罗马的圆顶柱廊式建筑，从建筑整体上可以看出一种包容、变迁及创新的特征。近代广州是重要的通商口岸，又离港澳近，很早就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。从地理上来说，广州外有南海内有珠江，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。再加上自明代后经济步步壮大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，近代生产方式的较早产生，使这座大城市开蒙早，站在了中国最早追随世界潮流的城市行列之中。如果说早晨的广州像是一位淡然的老者，那么夜晚的广州呈现给人的，完全是一种时刻与时俱进的创新潮流。夜游珠江，沿着珠江，两岸灯火辉煌，广州地标“小蛮腰”——广州塔在夜空中全身霓虹，不断变幻着色彩，比白天更为迷人和妖娆。沿岸的沙面岛自宋朝开始就是我国的通商要地。岛上的建筑多为欧陆风格，以其众多的古典建筑群和密集的古树闻名。

广州，它没有内陆北京那样的内敛厚重，亦没有凭海而起的上海那样潇洒开放。广州半山半水，它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代表，它是启蒙者也是奠基者。在它身上你完全可以看到一种中庸的力量，让你走在其中不会感到压抑也不会感到浮华。正是如此，你便很容易就喜欢上这个平易近人的城市。



87

我不能不对您刮目相看，余颐贤先生。您显然是娴熟古今文字的，但此间的机敏却不是出自技术。好像有一种冥冥中的智慧，通过您，在与我对话。那么，就让我们把话题拓宽一点吧。

我说：“浑身瘢疤的人，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。”
您说：“已经枯萎的树，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。”
我说：“没有筋骨的藤，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。”
您说：“突然暴发的水，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。”
我说：“何惧交手，唯惧对峙之人突然倒地。”
您说：“不怕围猎，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。”
我说：“何惧天坍，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恨。”
您说：“不怕地裂，只怕临终呼喊仍是谎言。”
我说：“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。”
您说：“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河冷颤。”
我说：“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。”
您说：“冷颤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爱。”
我说：“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。”
您说：“浮生已过余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。”

我说：“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馀秋山雨雾依稀。”

您说：“千载如梭无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凄迷。”

像梦游一般，我们的对话完成了。此间似有巫乩作法，使我们两人灵魂出窍，在另一个维度相遇，妙语连珠，尽得天籁。这不是我们的话，却又是我们的。

我最后要说的是：您真是“夜仙”。与您对话，我有点害怕。既然您那么厉害，请一定在那个世界查一查我们余家的来历。古羌人？唐兀人？西夏人？蒙古人？汉人？

这半天的对话使我亢奋和疲倦。天色已经昏暗，松柏林中泛出一种阴森之气。我从石椅上站起来，准备回家。忽然觉得，眼前的景物都有点恍惚。我已经不能细看，不能细听，只知道妈妈和妻子正准备好晚饭，在家里等着我。

大灾难真的来了。

我们的故事，也就出现了自然的高潮。

2008年5月12日，汶川发生大地震，强度里氏八级，死亡近七万人。还记得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强度是七点八级，死亡24万人。

我们余家远祖留下的古羌寨，这次也遭到严重破坏。

我和妻子，天天坐在电视机前，流下了这辈子最多的眼泪。

那天，妻子对我说：“你已经几个通宵没合眼了，身体会垮。”

我说：“我在上课，一门最高深的课。我从奉化半山的藏书楼开始，特别是在辞职之后，研究中国人的文化身

份那么多年，看到的丑陋太多，这几天百脉俱开。这么大的国家，十几亿人从每一个角落都在呼喊生命，而且立即行动，这在历史上没有过，在世界上没有过。中国人的心底有一个地窖，平日连自己也不知道，这次一下子震开了，发现至善、兼爱、仁义都还在。我以前的研究，浅了。”

那些天我不见任何人，像泥塑木雕一样静坐着，想着中国的过去和未来。正好有两位早就约好的美国学者来访，推不掉，就与他们谈起了这次地震。他们问：“中国的这次五一二，是不是很像我们美国的九一一，因为灾难而加强了凝聚力？”
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你们的九一一有敌人，有仇恨，因此你们后来发动了两场战争。这次我们中国没有敌人，没有仇恨，只靠着爱，治疗自己的伤痛。”

“我们非常佩服。”一位美国学者说，“但是上午我还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中国文人的言论，说地震是上天惩罚中国人。我回了一个帖子，说这种言论不仅是反中国，而且是反人类。”

我站起身来，说：“谢谢你！”送走美国学者后，我要妻子去找一位上网的小姐，请她帮忙，把我的一篇短文放到网上去。

我在短文中破例发了一点火，说：“听着，天下的一切灾民都不容污辱！汶川的中国人做错什么了，要来惩罚？如果上天真要这么做，我会抬起头来骂一声：天啊，你祸害苍生枉为天！”“骂得好！”妻子说。这词句她很熟悉，我是借了关汉卿的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